



DANDINGHEBEIGE [美绘版]

伤愈后的丹顶鹤——大顶子重新飞向天空时，
还带了一只从小被人类养大的丹顶鹤。
两只鹤一飞上了天空，
却遭遇了凶猛的鹰的袭击……

金曾豪 ■ 动物传奇小说

丹顶鹤悲歌

DANDINGHEBEIGE

金曾豪◎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DAN DING HE BEI GE [美绘版]

金曾豪 | 动物传奇小说

丹顶鹤悲歌

DANDINGHEBEIGE

金曾豪◎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 京



金曾豪||动物传奇小说

[美绘版]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丹顶鹤悲歌 / 金曾豪著. —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1. 7

(金曾豪动物传奇小说)

ISBN 978-7-5148-0283-2

I. ①丹… II. ①金… III. ①儿童文学 -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03042 号

DANDINGHE BEIGE

(金曾豪动物传奇小说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缪惟

本书策划: 李世梅

责任编辑: 李世梅

插图: 李思东

装帧设计: 缪惟

责任印务: 杨顺利

责任校对: 尤根兴

社址: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

总编室: 010-64035735

发行部: 010-84037667 010-57350104

h t t 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hs@ccppg. com. cn

邮政编码: 100708

传 真: 010-64012262

印刷: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2011 年 7 月第 1 版

字数: 170 千字

印张: 8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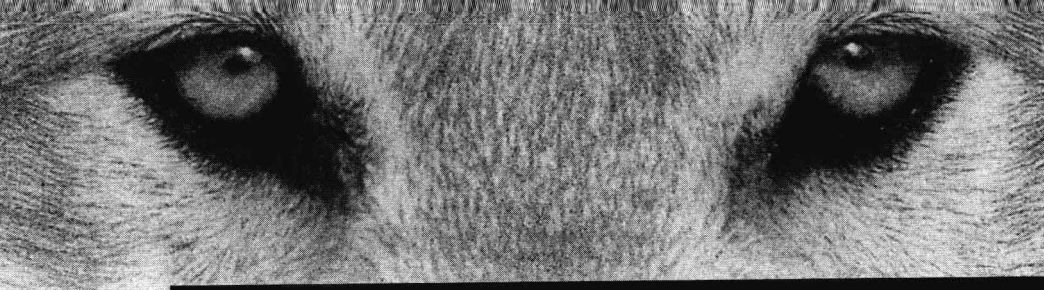
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0283-2

定价: 18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350028)



YUDONGWUDUISHI

与动物对视

小时候，我家养过好多条狗。

家犬亲近所有的家庭成员，同时会天才地认定一个人作为“最可信赖者”。家庭中的男孩子被它们认定的概率最大。狗和男孩子对世界的看法最相近，并且共有好动好奇好玩耍的品性，自然是最能玩到一起的。

我少年时代养的第一条狗名叫鸽飞。鸽飞到我家时已是条半大狗了。这家伙是死皮赖脸地跟着我父亲投奔我家的。只一眼，它就把我认定是它的“最可信赖者”。它看得很准，因为我也是“只一眼”就产生了把它留下的念头。当时我父母是不想留下这条来路蹊跷的母狗的。

那时农家养狗（小镇人家也差不多），与现在城里人养宠物完全是两回事。尤其在饥荒年代，主人实在没能力为狗提供足够的食物，狗的肚皮问题大半只能自己解决。早晨，主人出工或者上班之后，狗就出门游荡去了。它们在街巷里寻寻觅觅，也在田野里寻寻觅觅，其实和野狗没什么两样。午饭之前，它们回家来了，一声不吭地蹲在一旁看主人家围桌吃饭。它们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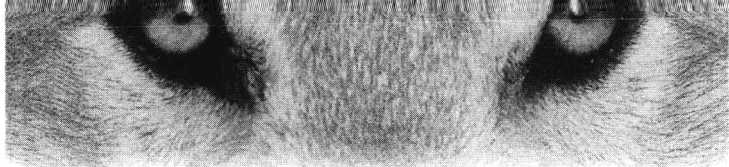
望多少能吃到一点东西。

粮食定量供应，父母是不允许正儿八经地喂狗的。吃饭到最后，我总会不动声色地含一大口饭离桌出门，把饭吐给鸽飞吃。我的这个举动其实是瞒不过父母的，但他们容忍了，多年以后还以赞许的口气忆及此事。

狗对主人的忠诚，有时会把它们推到两难境地。我家鸽飞就遇上了。

一天，一个中年渔民带着他的儿子到了我家，说鸽飞是他们的“花儿”，想要回去。我和鸽飞相处半年多，感情挺深，当然不答应。那渔民认出了我父亲，因为我父亲是医生，曾经多次去他们船上为他家老人看病。老人病重，父亲还叫来医院的汽艇把老人接去医院抢救。那次，老人在医院去世了，再没能回家……这狗当初死皮赖脸地盯着我父亲，原是为了找回它的老主人啊！这个推想出来的故事感动了我，我答应让他们把鸽飞带回。

在新老主人之间，鸽飞表现得非常为难，非常痛苦，喉咙里呜呜地发出低吠，一会儿跑到我身边，一会儿跑到那个男孩身边，最后难为情似的躲到了一把椅子后头——它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鸽飞被带走了，我至今还记得它当时复杂的眼神、慌乱的行为和哀哀的低吠。许多年后，我把鸽飞的故事写成一篇儿童小说，题为《踏雪》，发表在上海《少年文艺》上。这是我的第一个儿童文学作品，得到儿童文学界几位前辈的赞赏，我就此起步，在儿童文学园地里耕耘了几十年。从这个意义说，鸽飞这条狗对我很重要，简直就是上帝派来的一个使者呢。



狗忠诚于主人，它们在新老主人之间作选择时的内心会是怎样的呢？如果，这两个主人是一对仇人，它们又会作如何的应对呢？在这样的大尴尬中，我们或许能更深入地探索到狗的内心世界……这便是我创作长篇动物小说《义犬》的最初动机。

警犬是经过类军事化培训的狗。为了了解这部分被人类深度干预过的狗，我专门到上海一个警犬培训基地深入生活，之后和沈石溪联手在上海警方的杂志《东方剑》连载了“警犬拉拉”的故事。那就是后来的《警犬66号》，也叫《警犬拉拉》。

狗的服从和忠诚常常使我回忆起童年时的一件事。那一次，我们几个小男孩领着一只狗去荒地里猎獾。那只狗是我小伙伴家养的草狗，体量不大，十分驯服。我们草率地认定了一个“獾洞”，命令草狗进洞去逮獾。狗不肯进洞，恳求我们放弃这次行动。狗的不服从丢了小主人的脸，小主人很光火。在我们严厉的呵斥和踢打之下，驯服成性的狗还是钻进洞去了，但很快又惨叫着退了出来。它的鼻子上有了两个红色的牙印——它被毒蛇咬了！狗的嗅觉十分灵敏，我想它是早就闻出洞里没有獾只有蛇的，但它还是顺从主人的命令进洞去了。这条草狗当天就死了。狗进洞之前那种哀怨无奈的眼神我至今未能忘怀。在为狗的忠诚而感动的同时，我还为它们的逆来顺受感到难过。

和狗截然不同，狼拒绝被人驯化，坚守着它们的野性。狼坚守的不屈不挠、自强不息的本性，和狗的忠诚不贰、忍辱负重的品性同样令人感叹。这就是我写狼的缘起。

幼时，我们家乡经常有狐狸出没。印象最深的是虞山脚下一家医院时不出现的“狐狸护士”。深夜，狐溜进医院，戴

上护士的帽子，在住院部的走廊里像护士小姐一样走来走去，把起夜的病人吓得要命。人们把狐称作“胡仙”，把黄鼬称作“黄仙”。鼬和狐的脾性有些相像，如果饱食无忧，它们就会和人玩一点小小的恶作剧，把人弄得哭笑不得。在乡间，有许多关于胡仙和黄仙的故事，它们把乡间的生活装点得非常有趣。

我笔下的狐和猓狸的故事就是这么来的。

除了牛，我们是很难和其他动物长时间对视的。它们起先会迎着你的目光，显得有点惊诧——咦，干吗这样看着我呀？

当发觉人在作深入的探究时，它们就会把目光滑开去，把脑袋侧向一边。它们总是不肯和人长久对视，有一点戒备，有一点幽怨。

动物和人类共处一个时空，但在它们的眸子深处，分明都有着一个我们陌生的世界。

人有人的世界，狼有狼的世界，鹤有鹤的世界，蜂有蜂的世界……无数个“世界”叠在一起才构成了大自然。那些“世界”虽然陌生，却总是这样那样地辉映着我们，这样那样地吸引着我們。同一时空的生命之间毕竟存在着种种有形和无形的关联。

好的作品应当指向人的生命，也该指向大自然其他物种的生命。这样，在大自然广袤博大、微妙精深的背景上，我们更能看清我们自己的生命本质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丹顶鹤悲歌	1
第一章 冬	3
第二章 春	47
第三章 夏	103
第四章 秋	149
 青角	207
小鹿波波	229
西风白马	247



丹顶鹤悲歌

小说描述了一个丹顶鹤群充满内忧外患、几乎全军覆没的迁徙过程，对这种优雅、傲岸、酷爱自由的大鸟的生存状态作了一次追踪式的全面考察。







一、大顶子

从上往下看，云层非常像大海。

浩瀚的云海涌动不止，无垠的苍穹却屏息凝定，而高踞的太阳则壮丽辉煌。

单纯和岑寂形成了肃穆，浩渺和辉煌制造出伟大。

遥遥地传来几声嘹亮的鹤鸣：“嚯噢，嚯噢……”

鹤鸣总让人有一种苍凉的感觉，使云海之上的肃穆更显深刻。

“嚯噢，嚯噢……”鹤鸣在罡风中震颤着，有力度地播送着一种生命的信息。它们来自大地，来自人间。它们欢呼的是生命的欢乐，喟叹的是生存的艰辛。

鹤群出现了。

十九只丹顶鹤排成斜斜的“一”字，翩然于云海之上。说“斜斜的”是因为这“一”字所指的方向并非它们飞行的方向。在空中，鹤群从不采用头尾相接的鱼贯



在碧空、红日和白云的宏阔背景上，鹤群显得鲜明而和谐。即便在天堂里，也应当有生命的飞扬。即便在天堂里，如此美丽的大鸟也是有资格飞行的。

它们来自嫩江平原上的一个沼泽，要去长江三角洲某个温暖的芦苇荡。不管多么遥远艰辛，一年一度，它





们都要作南去北归艰苦卓绝的迁徙。如果把出生地作为故乡，那么北方是它们的故乡，而南方只是它们的越冬地。每年十月，它们离开故乡去南方过冬，次年春天又要千里迢迢地返回故乡。作为候鸟，它们谨遵祖训，听从季节召唤，南北奔波，义无反顾。事实上，它们别无选择，因为迁徙关系到它们种类的生存繁衍——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吗？

在鹤的感觉里，天空中的风犹如湍急而清凉的水流。凭着高超的技巧，鹤群的飞行从容而优雅。

“嚯噢，嚯噢……”它们不时鸣叫几声用以振奋精神和协调节奏。鹤群又开始升高了。

飞在队伍最后的那只鹤有点跟不上节奏，它的翅膀似乎有些僵硬。它高声鸣叫着，鼓励自己跟上同伴。

这是一只雄鹤，朱红的额顶明显比同伴硕大。硕大的丹顶在阳光辉映下熠熠生辉。我们叫它为大顶子。

是的，大顶子有伤在身。

三天之前的傍晚，鹤群在一个三角形的沼泽地宿营。鹤群的迁徙路线大致是固定的，途中有不少它们熟悉的老宿营地。这个三角地就是老宿营地之一，它们对此是



大顶子没吭声，只是颤动了一下羽翼：没什么。

动物之间交流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。它们的交流不可能精确，但它们确实可以进行即情即境、心领神会的交流。

大顶子其实已经相当虚弱了。三天来，断喙的伤痛折磨着它，更严重的是它几乎无法进食。饥饿使它不顾伤痛地去觅食，但它下啄时总是忘记了它已经丢失了喙尖。鱼逃了，虾逃了，它甚至难以吃到一条蚯蚓。和鸡不同，鹤是用喙而不是用爪子扒土的。它难以叨咬住一枚野果，难以咬断和吞咽一根草，难以喝到一口水……

喙对于鹤来说确实是太重要了。

大顶子觉得翅膀下的气流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失去弹性，肌肉在一点儿一点儿地僵硬，每一个关节都在瑟瑟作响。它不断抖擞精神，迫使自己跟上大家，迫使自己飞得平稳些优雅些。它越来越难以做到这些了。

“噢，噢……”大顶子在叫。

太阳坠入了云海，天空由湛蓝变成靛蓝。鹤群在云海之上飞行已经很久了。

云海之下有真的海洋——确切地说，大海在云海之



